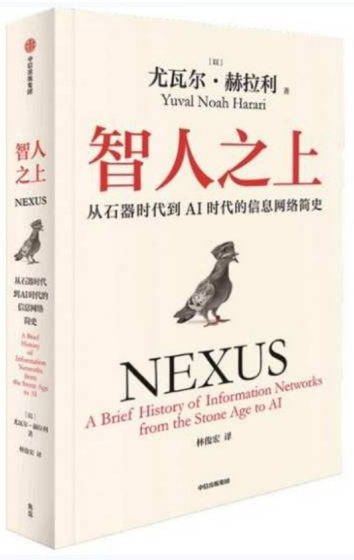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万诚文

《人类简史》《未来简史》《今日简史》，在完成耀眼的“人类简史三部曲”之后，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教授沉淀6年时间，推出了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最新思考——《智人之上》。他的前三部著作已被翻译成65种语言，全球销售4500多万册。

这一次，《智人之上》更引发了全球热议。

如果看过《人类简史》讲述的“从动物到上帝”的全程，同样是10万年前开始，只是看到伟大的我们一步一步地站立到了地球之上，从某种程度来说上也像是历史角度的爽文。而《智人之上》则更多了一些醒世格言的意味，书分三个部分：人类网络、非生物网络、计算机政治学，作者讲述的是“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”，充满了对于AI时代的担忧，以及另类的对于AI改变世界的解释。

在赫拉利的眼中，智人在这个星球一枝独秀，秘诀就在于运用信息，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，也就是咱们能建立大规模合作网络，以此获得巨大的力量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网络解析版，个体力量小，那就多叫些人来，一家不够就叫上整个村，还不够就让七大姑八大姨再喊点人来……而信息就是这种网络的黏合剂，就像以前杀年猪，当今天有肉吃这个信息出来，飞快就可以通过人们传播出去，一群人浩浩荡荡而来，集中力量流水线作业开启流水席模式，也就形成了乡间网络。

从这个层面上来看，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信息传输的网络问题。

这是我推荐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理由。

《智人之上》给出了人类进步靠网络的全新概念，让普通人可以有更强的参与感与使命感。石器时代也好，封建时代与工业革命也好，站在人类网络的角度而言，都是信息呈现与传播方式的更迭。古代没有Vlog、短视频，没有太多科学手段去观测日月星辰与宇宙变迁，也缺乏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，那时的朋友圈流行关键词更多的是：神话故事、官府告示，但并不妨碍人们把传奇编织成网、共同生活、协力工作。

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我们有了书籍、报纸、广播、电视，让信息呈现方式从文字、声音、图像到了视频，让传播方式从口口相传变成了无线信号广而告之，这一切让人类网络升级到了一个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，同样，让我们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更为庞大。

之前N个世纪行之有效的网络仍然属于“生物网络”，创造、发布、传播信息的统统都是生物，赫拉利在书中提醒大家，AI时代的“非生物网络”早已悄悄上线。

现在的人们其实早已浸润在信息革命之中，互联网、智能手机、5G网络、社交媒体、区块链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已经在默默改变所有人的生活。而这场革命的种子就是能够自己追求目标，自行做出决策的计算机。它们既可以协助人们的网络信息传输，又可以让它自己成为这个全新网络中的非人类成员。比起我们的打字速度，计算机不需中转，代码与代码的交互与连接更快更强更有效率。

赫拉利在这本书中突出了“硅幕”的概念，与钢铁洪流制成的“铁幕”不同，“硅幕”由硅基芯片和计算机代码组成，把世界分割成了无数个信息茧房——在AI和算法的加持下，每个人看到的可能不尽相同，每个人都在坐井观天。加上非生物网络的助攻，信息流动越快越便捷，茧房的束缚可能就越紧固，由此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层出不穷。作者从信息网络传播的角度阐释一个AI控制下的糟糕可能性，提醒人们AI硅幕的到来可能更早也可能更强，这引发了不少的争议。

AI也好，智能体也罢，还远远没有到可以“服务周全”的程度。我们还有一个精神能力分支随时可以强化升级，那就是“情感连接”，这才是人类原生网络可以成双成对，可以众志成城的力量源泉所在。

当情感能交互，恋爱都有得谈，更何況诗与远方。与其忧虑信息硅幕，不如担心情感梗阻。读一读赫拉利的新书，在AI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走出门去，迎一迎楼下烧烤的香气，看一看家人的笑容，那就是击穿硅幕的大行动。

近悦远来
书香重庆



电子书
有声书
扫码即可
阅读、收听

据《重庆日报》

打开重庆的N种视角——读散文集《只有一个重庆》有感

■傅小渝

拿到一本书，先不读序跋和后记，信手一翻，像刮彩票，从任意一页切入，试读三行，看吞得下这一口不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收到陈泰湧新书《只有一个重庆》（重庆大学出版社），亦是这样，随意翻开一页，一个勾人篇名跳出：《城市虫洞》——

“仿佛一夜之间，重庆成了网红城市。游客的目光在8D城市的空间穿梭，就像我们透过科幻小说，在时空中穿梭一样。时空穿梭借助的是虫洞，就是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快速通道……重庆的桥、隧道、电梯和连廊，就是这个四维城市的虫洞。”

将重庆的桥、隧道、电梯，以及楼宇之间的连廊，比作这座魔幻之城的时空虫洞，如此大开脑洞的联想，对我产生了读下去的诱惑。

接下来，作者用一段饶有趣味的文字，讲述了老重庆是如何被十八梯分成上下半城，又如何被凯旋路电梯穿越的；讲述了寄居南岸、上班在渝中区的他，在鹅公岩大桥修建之前，如何经由一条隧道和石板坡长江大桥，一次通勤，阅遍人间“春夏秋冬”的；还讲述了他是如何踩着最短的路线，“从解放西路拐走了心爱的姑娘”，从一只

通勤路上的单身狗，机智省力地跨进了婚姻殿堂……

行文至此，作者停止抒情，改用白描文字，写了南坪东路他家那栋楼外的一条连廊——那是一条长长的、宽不过两米的连廊，像系在楼外的一根腰带。穿过连廊就能抵达下一栋楼。这栋楼在平街层之下还有7层，马路之上又有6层。他家住13楼，没有电梯的13楼本该是个恐怖故事，但他每天只爬6层，“连廊就是一个机灵的虫洞”。

这便是《只有一个重庆》为我们呈现的8D重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可视为本书作者藏在书中的一个“路引”。

就这样，从《城市虫洞》入坑，不觉就翻完了全书。合上书页，我看到作者蛰伏在重庆迷宫状的四维空间里，聆听、观察、感受；过大桥，钻隧道，走连廊，贴地飞行；用他躁动而好奇的目光，由内而外地打量这座城市。非如此，无法把重庆写得这么鲜活灵动、入骨三分。

作为重庆本土小说新秀，作者已出版《白色救赎》《小乾坤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在其散文中，也长于写人，尤其擅长在司空见惯的题材中，打破窠臼，横生一笔，仅用寥寥数语，就“带”出一个在时代追光之外，活

西迁薪火照巴山

——《渝歌：儿科先驱的重庆往事》读后

■郭笑雨

今年是重庆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，也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建院70周年。在这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历史节点里，《渝歌：儿科先驱的重庆往事》（重庆大学出版社，以下简称《渝歌》）出版面世了。这部凝聚着编纂者心血与敬意的作品，推开了尘封70年的历史大门，让20世纪50年代上海儿科先驱溯江而上、扎根山城拓荒创业的峥嵘岁月，重新鲜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作为一部记录西南儿科医学创业史的纪实著作，它不仅是对西迁前辈的深情致敬，更是一部活化西迁精神、滋养当代医者的生动教科书，值得每一个人细细品读。

《渝歌》最动人的地方，在于它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一段有温度的拓荒史。全书以“西迁”为叙事脉络，以人物为书写经纬，通过走访亲历者后人、梳理档案文献、整理手稿口述，将散落的历史碎片串联成章，完整重现了13位西迁儿科专家从黄浦江畔奔赴巴山蜀水的抉择与坚守。

20世纪中叶，西南地区儿科医疗基础极为薄弱，儿童健康保障体系近乎空白，当国家支援西部建设的号角吹响，当时的国

立上海医学院的儿科精英们没有丝毫犹豫，携典籍、负行囊跨越千里，将现代儿科医学的火种带到了重庆。

然而，火种落地，只是开始，真正艰难的是如何在贫瘠的土壤里让它生根发芽。初到重庆的创业之艰远超想象：竹棚搭成诊室，煤油灯充当手术照明，设备稀缺，南北疾病谱差异巨大，可先驱们凭着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志向，硬生生地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西南儿科的新路：他们搭建简易手术室完成了首例小儿肠套叠复位；深入崇山峻岭调研地域性传染病，将海派儿科经验与西南疾病特点融合，创立起儿童结核病防治网与新生儿急救体系，用听诊器捂热再触诊的细节，温暖了无数焦虑的患儿家庭。这本书没有把前辈塑造造成高高在上的符号，而是通过泛黄手稿、斑驳器械的记录，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群像：他们是攻克医学难关的学科泰斗，也是深夜哄睡哭闹患儿的“临时父母”，是踩着泥泞跋涉山城坡坎的普通医者，在思乡与坚守的碰撞中，走出了一条为国拓荒的长路。书中特别附录的历史影像与专家语录，更让读者能够直观触摸到那个年代的信仰温度，读懂一代医者的初心。

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，《渝歌》

出别样精彩的人。

在《城市虫洞》中，他写在楼栋连廊的临街处摆面摊养家的张姐，“面摊就是街面人流和楼栋人流的交汇点”，努力生活的张姐，是城市烟火中一粒小小的微尘。

在《磁器口》中，他没用铺张的笔墨去罗列千年古镇的良辰美景、鼎沸市声，却落笔于几位天赋异禀、先后“筑巢”古镇的异人：画家、作家、媒体人。他们在磁器口喝酒、梦游、茶聚，探索小巷中更小的巷子，讨论“真实的重庆长啥样儿？”

在《七牌坊》中，他从大坪七牌坊的地名、碑刻和牌坊群展开，不动声色地带出一个大隐于市的梦想家——此人散尽家财、耗费数十年光阴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凭一己之力，建造了一家珍藏城市记忆的民间博物馆。

在《老街酒馆》中，他不写美酒美饌、醉里江山，却借酒事之名，写尽了父子情深。本书中还有不少篇幅，着墨于山水重庆的人文风物、乡土巨变，立意雄奇，文笔洗练，开卷有益。

如果说，一千个人心目中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么一千个人的眼中，必有一千个重庆。

作者在《只有一个重庆》的书跋里写

深刻提炼了西迁精神的内核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。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核心是爱国主义，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。而重庆作为红岩精神的发源地，红岩精神蕴含的坚定信仰、爱国奉献、团结奋斗的品格，与西迁精神内核同源、血脉相通。

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具体化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。书中的13位先驱，人人都有着动人的选择：石美森作为儿科医院的开拓者，以朴实的作风在短短几年就让医院声名远扬；张锦从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研究到预防体系搭建，攻克层层难关开创了地贫治疗的新路；郑惠连既是建院先遣，年过半百仍主动投身儿童保健新领域，搭建起西南首个儿童保健学科平台。他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学术精粹，以因地制宜的智慧开创西南儿科诊疗范式，把“为人群服务”的初心深植在了巴山蜀水之间，铸就了不仅属于重医，也属于整个中国医学界的精神丰碑。

精神的力量，最终会转化为现实的回响。70年过去，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已经从昔日的竹棚简易门诊，成长为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国家儿童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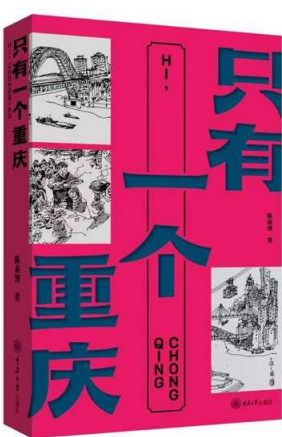
普通人。护理员群体希望被理解，也希望自己的劳动被看见、被尊重。作者以细腻笔触写出她们在辛劳工作背后的专业性

与情感劳动，实际上也在提醒整个社会：尊重老人，首先要尊重照护老人者。

阅读《薄暮时分》，会让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，养老照护正在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，“家事”逐渐变为“国事”。

它告诉我们，好的养老政策，不只是床位数量的增加、服务项目的扩展，更是对人的脆弱性的正视、对晚年尊严的守护、对照护关系的重建。一个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方式，最终定义的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；而一个国家不断完善养老制度的努力，则让人看到希望并非空谈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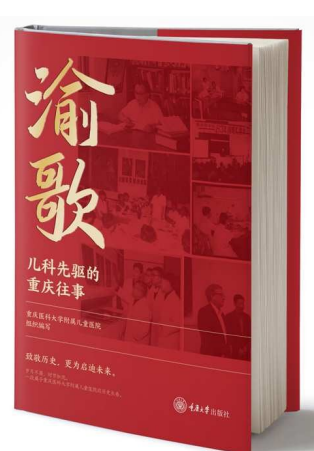
从写作上看，《薄暮时分》也展现出难得的分寸感。社会调查写作容易陷入两种偏差：要么过于冷静，像一份缺少温度的调查报告；要么过于抒情，失去观察的准确性。作者较好地避免了这两种问题。她既有社会学训练带来的结构意识，又保留了对个体命运的细致体察。她笔下的老人，不只是“老龄化社会”的样本，也是一个个有记忆、有性格、有情感的人；她写护理员，不只是写工作流程，更写她们在现实夹缝中的坚守；她写家属，也没有把他们简化为“送老人进院的人”，而是努力呈现其情感与责任之间的复杂张力。正是这种兼具学术清醒与人文温度的表达，使《薄暮时分》



道：“这是一座热辣滚烫的城，就像熬煮了几十年的老火锅，每一口都藏着岁月的醇厚，每一丝烟火气中都裹着沸腾的生命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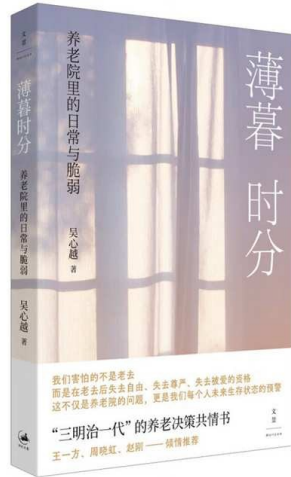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作者心中的“那一个”重庆：3000多万重庆人生活在这里，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烟火沸腾的重庆；200多万来渝创业安居的“新重庆人”，各自心中都藏着一个鲜活滚烫的重庆；每年上亿人次奔赴而来的游客，眼里和记忆里，更是印着一个热辣鲜活的重庆。

对于土生土长的重庆孩子来说，这本书可为你回眸故乡提供一个全新的维度；对重庆新市民以及那些渴望深度体验8D重庆魔力的游客来说，它则可以成为你囊中必备的“城市导览书”。



域医疗中心，在全国医院儿科学排名中位列第二，科技产出位居全国第一，这份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起点就是这批先驱当年迈出的西迁一步，这份“把个人理想熔铸进国家发展宏图”的自觉，始终是重医人前行的精神动力。它让当代青年医者读懂，前辈们是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拓创新，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，如何把“一切为了儿童健康”的誓言刻进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
对于青年一代而言，这本书是一本生动的思政教材，它告诉我们，个人的奋斗只有融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，才能更有价值、更有分量，这份在困境中开拓、在传承中创新的品格，正是我们应对新时代医学变革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核心的精神禀赋。



超出了专业研究的边界，成为一本能够进入公共讨论、触动普通读者的书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《薄暮时分》写的虽是养老院，照见的却是每一个人。衰老并不是遥远的社会新闻，而是每个家庭迟早会面对的人生课题。

薄暮时分，天色渐暗，却并不意味着光的终结。恰恰是在暮色中，人们更需要彼此照亮。这本书让我们看到，晚年生活并非只有衰败与无助，也可以有被理解的尊严、被托举的安全感，以及被制度善意温柔接住的可能。

读完此书，我们或许会更清楚地意识到：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，不是没有脆弱，而是能够温柔而坚定地守护脆弱；不是否认暮色，而是在暮色里点燃光亮。那光，既来自个体之间的善意，也来自国家与社会不断前行的努力。正因如此，《薄暮时分》虽然写的是人生的黄昏，却最终把人引向更加明亮的远方。